

水族



刘绍英 著

一个世代生活在澧水的渔民，和鱼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他们都受澧水滋养，人和水族同呼吸共命运，今天鱼是人的菜肴，明天人是鱼的食物。



刘绍英 著

一个世代生活在澧水的渔民，鱼的关系是密不可分。
他们都受澧水滋养，人和水族同呼吸共命运，今天是人的菜肴，明天人是鱼的食物。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族 / 刘绍英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3 重印
ISBN 978-7-5438-6385-9

I. ①水…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1356号

水族

著 者 刘绍英
责任编辑 邓胜文 谢 喆
装帧设计 谢慧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6385-9
定 价 5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水 · 族 SHUIZU



似水绵延

——《水族》阅读印象

往往，祖父就是历史。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理解，历史有两重意义：“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二者的区别和关联即在于，本来的历史是时间已然静止的标本式存在，写的历史则属于主观认识；事情的自身是前提与根本，而事情的纪述却是生成与创造，它们之间是原本和摹本、原型和影像的关系。因此，向来所谓历史（无论天文史、地球史，还是人类社会史），都不过是史家们对本来历史的最大可能还原。

刘绍英的长篇新作《水族》便是这样，尊重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本来，从民间草根立场出发，直面人群，还原血肉，复活性格，叩问灵魂，在时间节奏中绵延生命之流，在整体认知中阐释生命本原，在诗化叙事中呈现生命质地，在昔日变动不居的澧水河渔家光景中抒写、表达特殊的生命体验。

一、那些事，已经尘埃落定

《水族》的历史书写显得精巧用心、才情独具，尽管表面看来是那样的不紧不忙、轻松适意——孙女坐在河堤上啃完一根糯包谷的工夫，就完成了对祖父近百年渔民生涯及命运遭际的静观默想。

祖父的名字滑稽有趣而又贴近生命：憨陀。

同澧水河的恣意率性一样，少年憨陀有些青涩、有点莽撞。对家庭的艰辛似乎不太理会，对父母的苦心好像也不太领情，所以，对难得的读书机会就不怎么珍惜，倒是练就一手铜钱押宝作弊的本事，最终因为冒犯女同学而被教书先生赶出学堂。尔后上街闲逛，自此多年不知所踪，原来是被人强行带到了五十多里外的白云观。在道观收了顽劣心性，习得一身武艺，初通一些药理，莽撞少年已是侠义青年。

此时，日本人带着枪炮闯了过来，村庄受掠，道观遭焚，青年憨陀“毫无征兆”地回到渔乡，而日本人的轮船也“不可避免地开到了澧水河，开进了芦苇荡”。灾难紧随日本人而来。愤怒了的憨陀领着众人杀了一伙作恶的日本兵，沉了他们的船。

从这次惊心动魄的壮举开始，祖父憨陀几近张扬地舒展着自己的生命辉煌：逢赌常常得意；路见不平敢于出手相助；被抽丁当兵而得团副赏识；退役后为保渔民平安再

次挑头勇战兵匪；将已经同黑皮订亲的水芹姑娘活生生抢过来结婚成家；给仇恨自己的黑皮倾力治疗蛇伤；毫无顾忌地顶撞土改干部；父母走后恪尽长兄之责；义务组织渔民们集体灭螺；已近耄耋老朽，居然硬是“闹”垮了向河里排污的造纸厂……

坐在河边，祖父憨陀的那些事扑面而来。孙女凝望河面，便成一种视角。孙女视角内，远处是铅灰色的天幕，那上面点缀着由庙堂华屋炮制的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不太真切 的布景——沉睡、贫弱、兵灾、匪患、抗日、内战、解放、土改、援朝、跃进、饥饿、大队、上岸定居、河湖治理等等一类抽象共名；孙女视角内，真正站在前台的却是江湖草台血泪儿女演绎的艰难险阻、甘苦辛酸，是绵延如水的生命涌流；孙女视角内，祖父的面影挥之不去，那些事挤满心头。

生命哲学强调，生命活动、生命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存的活动、一个实践的过程，其间绵延的，总体来讲就是柏格森所说的那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本能和冲动，那种永不中断、不可分割的生成、创造力量，那种裂、聚变式的能量自我生成。憨陀的生存实践恰如一尾灵动、健旺的“水族”，燃烧和爆发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成能量。这种能量，令小者若巨，令卑者若尊，令危者如逸，令瞬间永恒。小的时候，憨陀做错了事，被戒尺打肿手掌、被赶出学堂，竟还敢“梗

着脖子”跟父亲说话，可谓天赐肝胆，已然超乎常态，难怪会被玩蟒蛇的徐师傅“相中”带入道观。杀了几个日本兵，一般人早已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他却能大摇大摆走进茶馆“高门大嗓”吆五喝六，真所谓“器大者声必闳”也！明知因为“抢”了黑皮媳妇，人家对他恨不得食肉寝皮，一旦知道黑皮被毒蛇咬伤，却跟没事人一样，大大方方上门治伤。最典型的事件也许就是同张干部的那场正面冲突了，嬉笑怒骂，甚至辅以拳勇，到头来，连原本十分蛮横嚣张的张干部也沮丧地感到“真是拿他一点辙都没有”。爹娘故去，长兄如父，兄弟们看他却“总是有种畏惧的眼神”、总要“无端地害怕自己”……需要说明的是，憨陀生命行止中生成和凸显的这类能量、气度，是以正义和担当为预设前提的，惟其如此，也才最终赋予那些生命活动以充分价值和理性。

祖父的生命终止了。一切皆成历史，所有那些事都被沉淀为厚重的记忆，融进我们的血液，流淌为新的生命。

二、那些人，有着清澈透亮的眼睛

祖父憨陀的历史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历史。

罗素在介绍柏格森直觉理论时通俗地说，本能是好孩子，理智是坏孩子。理智的方式适用于认识外在的物质世界，但不适用于把握以绵延为本质的生命活动，直觉才是生命本来能量的最佳状态。所以，与（理智的）逻辑实证不同，

生命哲学更加看重和依赖一种整体直观，要求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完全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对对象的有机的整体把握。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欣喜地发现，“唯有与人物本身打成一片，才会使我得到绝对”。

走进《水族》，走近那些人物、那些“水族”群，最能够使我们整体直观和把握的就是那一双双清澈透亮的眼睛。那里面微漾着生命渴望，激荡着生命热情，摇曳着生命智慧，汹涌着生命韧性。其间流露的，是生命的欢乐与忧伤、柔情与执著；其间绵延的，是生命的旷放和不屈、率意和本真。

老道士和小叫化子之间并没有什么实际生活关联，却都有着清澈透亮的眼睛，也就是在生命自然上存在某种同一。老道士是憨陀的师傅，是在那样的艰难时世、那样的寒山僻野坚持读着《抱朴子》的人。“这么大年纪的人，那眼睛却是干净得像门前溪沟里的溪水，透亮透亮。”应该说，这是一位安贫乐道的老者，也是一位乡村智者，是他砥砺了憨陀的心性，铸造了憨陀的灵魂。小叫化子肮脏的脸上同样是一双清澈的眼睛，“而且那眼睛里闪烁着一抹固执的光芒”——硬要把还是单身青年的憨陀认做爹。这个被生活遗弃、颠沛挣扎在日子边缘的孩子，心地干净得令人心疼，无助、无奈的眼神里写满渴望和不屈，用尚未健硕的体魄与心智安置自己的未来。终于，新家的接纳使他有了归宿，新的国家使他寻求了另一种价值实现——在朝鲜战场上慨

然国殇！

杆子和兰子是憨陀的父亲、母亲，标本式的中国农（渔）民：勤苦、善良、慈爱、坚韧。父亲母亲都不是什么文化人，却自有着难能可贵的文化秉承，在那些艰难岁月里建树着某种生命的高度，在平常的日子里释放出某种生命感动。他们有爱，蘸着苦涩，却一生相知；他们有情，栉风沐雨，却彼此坚守、生死相随；他们有义，信守家规，善待四邻。杆子也许是水上渔家唯一不打老婆的男人。兰子是上游垮圪后扶着脚盆漂到渔村、被杆子救起活下来的，从此留在船上，不再回头。杆子去世，兰子也便悄然一同而去，“当初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的，又以这样的方式走了”。

芦根与黑皮、来宝媳妇和水芹以及其他众多水上儿女，也都在各自生命轨迹里绵延某种质地，比如芦根的飘浮散淡、黑皮的刚直暴烈、来宝媳妇的呆傻疯癫、水芹的笃定柔韧等等一类生命气象。比较而言，还是祖父憨陀的生命特质得到了较全面、较充分的显现。无疑，他的眼睛同样的清澈透亮，而跳跃、燃烧在里面的生命内涵——我们期望和应该得到的那些“绝对”，却又是需要仔细加以体味的。设想，那眼神似乎不曾有过迷惘的时候，因为心底从来都十分地安静。那眼神有时是凌厉如炬的，因为一生遭罹太多灾难与邪恶。那眼神有时又是温润似水的，因为怀抱善良，因为豪气任侠，因为多情重义。那眼神常常是意得志满的，

因为快意思仇，因为坦荡无羁、通透大器。那眼神又分明是沉静深邃的，因为心有所系，因为担当和责任。那眼神，也曾经黯然伤怀，因为步履维艰，因为知交零落、亲人离散。那眼神，也曾经是孤独倔强的，因为老冉冉其将至，因为韶光易逝、盛年难再……

水上人家的历史，就这样写在祖父憨陀那些人的眼睛里。

三、那条河，显得空旷沉寂

最后一条渔船也上了岸。

祖父憨陀的时代结束了。“河面上一条渔船都没有，显得无限的空旷和寂寞。”昔日那些沧桑动荡、惊心动魄，那些辉煌得意、失落哀伤都已远去，“渔民已经全部搬家上岸定居……他们享受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只有祖父憨陀永远地留在了芦苇荡，守护着属于他的那个时代。

正如美国人艾恺（Guy S. Alitto）在其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所谈的那样：“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当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从过往经验中做概推，不可免的结果是预期超过了实得，他们因而感到不快乐、不满足、不满意。”“……现代化自促进人类快乐的观点言，是自毁性的。”历史远去，而生命之河绵延未已，因此，祖父憨陀是不能被抛弃和遗忘的。他所守护的，恰恰是生命的快乐之源，

是对于我们仍有价值的东西，抛弃它，即意味着被抛弃或自我抛弃。

这类价值，首先应该是那种自然之子的生命情怀。河的儿女，水的子孙，自有一种河的品格、水的胸怀。就以人的名字来讲：杆子、兰子、憨陀、水芹、芦根、云彩……是的，还有水族，一串命名一望即知出自天然。这样的自然之子，崇尚和实践着生命的无拘无束、无牵无碍——“澧水河上好行船 / 洗衣姐儿认得全 / 棒槌催我把路赶 / 转来记得带绸缎 / 洞庭麻雀吓大胆 / 恶水险滩不怕难……”反复出现的澧水歌谣，常常把我们带到“鱼戏莲叶东 / 鱼戏莲叶西 / 鱼戏莲叶南 / 鱼戏莲叶北”的自由境界。这样的自然之子，不会沉溺于悲伤，面对不幸，他们总会记得阴霾之外的阳光——“他望了一眼掩埋师傅的土堆。他想，明年春天，这里又该漫山遍野地盛开好看的杜鹃花了。”“师傅！憨陀喊了一句，竟然揪心一样的疼痛……师傅是不是真的已经羽化成仙了呢？如果羽化成仙了，自己就不应该这么伤心”……这样的自然之子，也不会戚戚于一己一时的得失，面对伤害，他们袒露着海一样的胸襟——“两天后，憨陀去给黑皮换药，黑皮很意外。黑皮低着头，对憨陀说：‘害你这样，都是因为我。’‘都是命。不怪你。’”简短的对话，一句“不怪你”，缠绕多少生命况味！

这类价值，其次应该是那种暗涌、潜在的生命诗性。

显而易见,《水族》流淌着诗的旋律:苦难是顽强的诗,梦境是象征的诗,离别是销魂的诗,抗争是豪迈的诗,生存与死亡是交响着欢乐和忧伤基调的牧歌的诗。如果不是那么拘谨,则每一生命个体都是有着诗的潜质的,或者说,诗性乃是生命的又一“绝对”。从远古歌谣到《诗经》、《楚辞》、再到历朝历代乐府民歌,这一事实已然清晰地呈现在大众生命中氤氲、缭绕的诗的气息。就现代文学自身来看,也的确存在一种叫做“诗化小说”的东西,比如废名、萧红、孙犁,比如汪曾祺、刘绍棠、姜滇,或者还有张炜、莫言等等。罗列这一历史或现象,不是为了用以简单比附小说《水族》的创作发生。事实上,刘绍英对生命诗性的书写与体验始终显得很克制、很有个性:热烈而不泛滥,大胆而不莽撞,感伤而不放纵,深邃而不神秘,似野鹤闲云,声色不动。憨陀豪气冲天去当兵,“待娘迈着双小脚由二陀搀扶着追来时,杆子正擦着眼角的泪,憨陀已没有了踪影”;搬家的时候,憨陀不是把“光荣烈属”的牌子钉在门框上,而是钉在床头的墙壁上,“他舍不得让云彩站在屋外,已经入冬了,天气逐渐寒冷,云彩在屋外会冷的”。这样的叙事运笔极轻、极淡,而潜藏的生命体悟、生活指向却令人无限遐想。

值得守护的生命价值,应该还有善良、慈爱、真诚、忠信、情义等等一类世俗生活品质。云彩的离去便是关于爱和真、信与义的一种透着感伤气质的生命诘问。借用传统批评术

语，云彩不是作品的主要人物（生命平等，其实是不应该有主、次角之分的——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他自己的主角），所以关于他的笔墨并不多，但这一生命的分量却很重，因为他留给人们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太阳只剩下一个大红脸，憨陀看见，有几只雁儿排着剪刀形状的队伍，往头顶飞过，掠过了芦苇荡，它们要飞往哪里？哪里是它们的归宿？”历史远去，哪些已被带走，哪些还在它的身后保留？生命短暂又偶然，现实途程中的人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岁月如流。那条河，空旷而沉寂。

夏 子

（湖南文理学院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授）

他们把那条船从河里拖出水的时候，我正坐在大堤上很享受地啃一根糯包谷。我把包谷一粒一粒地啃得非常仔细。太阳很和煦，包谷粒儿很甜，不时有微风去撩动我的长头发。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七八个赤膊着上身、穿条内裤在水里拖船的渔民，居然无耻下流地想入非非。

我没好意思用一些形容男人性感的词去描述这些堪称我长辈的渔民，他们面容和善，肌肉发达，黝黑的胸肌湿漉漉的，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光泽。够了够了，打住！反正我没体力参与抬船，我选择继续坐在大堤上，吹吹和风，晒晒太阳。最舒服的还有一根糯包谷，足够对付我有些饥饿的肠胃。

船被他们翻了过来，船底长满了青苔。一切表明，船主憨陀至少两年没用桐油油船了。

“这年头，还置这么大一条船，也只有憨陀这不开窍的老家伙了。老家伙死了也不肯放手，非赖在船上，船上莫不是有妖精？”

“可能想给河神做女婿。”

“听说河神的女儿水灵鲜嫩得很，就怕憨陀吃不消。”

“老倌子死都死了，莫讲这些鬼话了。即使还活着，真给河神做女婿，恐怕对河神女儿也没有办法了。干活干活。”渔民们嬉笑着开着一些裤裆里的玩笑。笑声在空旷的澧水河上荡漾，随风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一、二、三——”随着整齐的一声“起”，船就被他们抬上了岸。堤坡很陡，他们脚步踉跄地用肩扛着船身，船身下十几条腿整齐地往一个方向迈动，那条澧水河上最庞大的渔船翻过堤坡，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

二

郦道元《水经注》上载：澧九水，曰温、曰渫、曰黄、曰茹、曰道、曰娄、曰澹、曰潞，总名曰澧。澧水流域习惯称九澧。它从湖南的桑植、大公山的七眼泉发源，流入洞庭湖口，接近四百公里的湍急冲撞，九曲十八弯，水涨成湖，水落看洲。两岸夹水的河床、大堤和洲滩泛成一片。澧水的下游，河面自是开阔，与浩渺的洞庭湖自然对接，河水蜿蜒流淌，一直往洞庭湖奔流而去。

洲滩上主要生长的植物就是芦苇和杨柳，且洲滩多沟渠，常见渔家船只划进划出，如此神出鬼没的地方，让人无端生出些许疑惑和想象，这里是不是也曾经有过沧桑的历史和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

春季发水时，芦苇丛全被淹了个结结实实，越发见着河面的宽阔。若是秋冬季节，河水自然安静地退了下去，白花花的芦苇铺天盖地，苍茫无限。

河水里还生长着一种叫血吸虫的虫子。

这种虫子也像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渔民一样，充分地在澧水河繁衍，然后寄生于在河里捕捞的渔民体内。进入二十一世纪，政府对这些没有土地的渔民实施了全面解困，给他们的身体进行了免费的血吸虫化验，并给晚期病人免费治疗，还给他们划拨了土地，在岸上建了房，劝他们上岸定居，帮助他们远离滋生血吸虫的澧水，避免重复感染。

有了政府的关心，渔民们心里踏实了，拿到了安家费，享受着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纷纷把船抬上岸，带着对新生活的渴求和向往，满心欢喜地住进了渔民新村。

只有老渔民憨陀不愿意搬。

憨陀已经够老的了，大家觉得他搬与不搬都一样，反正是个快死的人了。

憨陀每天在船上抚摸着船身，好像抚摸着他的娘们，含泪的眼窝里满是柔情。

老渔民的船是澧水河上最大的一条渔船，这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